

第一章 為己過贖罪

灼灼明媚的夏日，她穿梭在盛開的各色月季裡。這如畫美景要說人比花嬌，倒不如說她是從花朵裡迸出的妖精，美得不可方物，美得不似人間物。

她是皇上最寵愛的慶平公主，冰肌玉骨，嬌媚絕豔，尚未及笄已是傾城之姿，哪怕臉上偶爾閃過的蠻橫，看在他眼裡只覺得可愛得緊。

「小豔兒，你瞧什麼？」像是察覺他的目光，易珂抱著剛剪下的幾枝月季朝他走來。

夏熾無奈地嘆了口氣。「公主能別這般喚我嗎？」當初為何要跟公主說自己的表字呢？真是他這輩子做得最錯的一件事。

易珂笑瞞了媚眼，「我倒覺得夏太傅給你取的表字好極了，人如其名。」

已故的夏太傅有三子，長子夏燁，去年以十三歲之齡三元及第，是王朝開朝以來最年輕的狀元，非但是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，那張俊美如神祇的皮相更是教人驚豔。

夏熾行二，在她眼裡，他的容貌更勝夏燁，不似夏燁那般偏女相，那雙眼像是黑曜石般漆亮，五官分外深邃立體，今年才十歲，可見她走在宮中，哪個宮女不多看他一眼。

要說夏燁如傲月，夏熾則似朝陽，表字為豔，真是再恰當不過，她真是迫不及待想瞧瞧長大後的他會生得什麼模樣。

夏熾被她那雙媚眼瞧得臉蛋有些發燙，不禁默默地垂下眼。

對父親他是有怨的，怨他給自己取了個浮誇的表字，可也感謝父親在他小時候便帶著他和大哥進宮伴讀，才有機會遇見公主。

「幹麼不說話？」

她踏進亭內，像風般湊到他面前，距離近得只要他一抬眼就會親到她。夏熾下意識身體後傾，卻見她又貼近過來，逼得他只好趕緊站起。

易珂見狀不開心了，故意將他逼到角落，「你這是怎麼著，躲什麼？你要是不開心，倒是說說我哪裡說錯了。」

她是真心認為他擔得起這個豔字，瞧，他的長睫比她還濃還翹，襯得這雙黑曜石般的眸子越發深邃，卻絲毫不見半點姑娘媚態，反倒英氣凜然得教人望而入迷，只是年紀尚小帶著稚氣，臉頰像是粉嫩嫩的包子，有時她瞧著瞧著就會忍不住——

「公主！」夏熾嚇得嗓音都拔尖了。

不為什麼，因為她又親他了！

「誰要你長這模樣，瞧著就教人想親一口呢？」易珂無奈地道，行竊玉偷香之實，還半點愧疚皆無。

夏熾撫著臉頰，玉般臉蛋紅得像是晚霞般絢麗。「公主此番行為太輕佻，宮女們都看著呢。」

「輕佻？」她勾唇笑得又壞又媚，回頭瞧瞧站在亭外的宮女有哪個往亭內瞧的。

「誰瞧見了？」

夏熾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。「就算沒人瞧見，公主也不能忘了男女大防。」易珂佯愕，瞠圓勾魂眼，像是聽見多不可思議的話。「你年紀這麼小我也要防呀，也不能這樣逗你？」

說著又要掐他臉頰，夏熾已經快一步避開，然而一張俊俏面皮已通紅。

「瞧，你擔得起這個豔字。」易珂笑瞇眼道。

這孩子非但長得好，更是被教得好，宮中哪有像他這樣這般教她想親近。

她的笑臉燦如朝陽，萬物皆被她所吸引，瞧著瞧著，他再惱也氣不了。

「對了，你說表哥會喜歡我這打扮嗎？」

易珂說著在他面前轉了一圈，穿著銀紅色的對領襦衫繡纏枝月季，淡紫金色的流光紗百褶裙掀起如浪花般，腰肢不盈一握的纖美體態，活脫脫是個粉妝玉琢的玉人兒，在他面前毫無隱藏地露出最真摯的笑靨，問的卻是別的男人是否會喜歡她。夏熾的眸光暗了下，微垂眼道：「衛大哥自是會喜歡的。」

他口中的衛大哥是鎮國將軍之子衛崇盡，是易珂與他的表哥，他早衛大哥許多年便識得公主，公主卻對衛大哥一見傾心，怕是京城裡無人不知。

可是無人知曉，他喜歡公主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自然是真的。」

易珂聽著，笑得美眸蕩漾出一層誘人光痕，湊近他再問：「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他一頭霧水的抬眼。

「你喜歡嗎？」

夏熾直睇著她，有時覺得她挺殘忍的，可他卻連她這分殘忍都喜歡。「我自是喜歡。」

「漂亮嗎？」

「漂亮。」

「美嗎？」

「公主的美無人能出其右。」他由衷道。

「就你嘴甜。」易珂樂得很，伸手想掐他的頰，被他快一步避開，教她輕咂了聲，隨即又展開笑顏道：「不過你說得對極了，在京城裡，本公主的貌美要說是第二，無人敢稱第一，表哥當然會喜歡我。」

夏熾聽著笑了，公主的狂妄他也很喜歡。

此後他總在她身後跟著，看她恣意奔放，滿京城追著衛大哥跑。很顯然衛大哥並不喜歡她，她雖惱但仍不輕言放棄，加上有他陪著勸著，陪她瘋陪她野，總能教她重新振作，而他也終於能夠放下心，在中了武狀元後隨軍前往邊境支援。

「帶著。」

軍隊行到城門時，易珂就站在城門邊，隨行的只有兩個大宮女，待他經過，不管帶隊的將軍，硬是將他拉到跟前塞了東西在他手裡。

他看了眼，那是個繡工相當……質樸的荷包，用料卻是上等的綢緞。「要我轉交

給衛大哥嗎？」他垂著眼問道。之所以這麼問，是因為衛大哥前年就去邊境支援了。

「給你的。」易珂瞪他一眼，硬是將荷包繫在他的腰間。「裡頭是我上寶靈寺求來的護身符，你要隨身戴著。」

夏熾微詫，垂眼瞅著她細心地將荷包繫好後再抬眼瞅著自己的模樣，那雙總是追逐著衛大哥的美眸裡，此刻正映著他的身影。

「我知道男兒志在四方，我的小豔兒長大了，自然該力拚功名……但是你要記得，我在京裡等你，你必須要好好地回來。」

夏熾直睇著她，心臟因她的一番說詞顫動著，一方面他又很清醒地知曉，她的話中壓根不存在男女之情，她的心始終只給一人。

如今的他已經比她高上一顆頭，不再需要抬眼瞧她，而長大的她心思漸重，臉上笑意依舊，但是琉璃般的眸子裡再無純粹的喜悅。

「公主會寫信給我嗎？」他問。

他知道，自衛大哥去了邊境，公主幾乎是一月一信地寫，然而卻一封都未曾寄出。

「當然，就算你不喜歡我還是會寫的。」

「我很喜歡。」

「你當然得喜歡。」她笑著，掩飾內心些許的不安。

夏熾嘴角微勾，瞅著荷包，道：「我很喜歡公主。」

「我也很喜歡你呀。」易珂毫不猶豫地道。趁他不備輕掐他的頰，可惜已經不復當年的軟嫩包子感了。「我要是不喜歡你，會拿你當弟弟看嗎？」

她上頭有八個皇兄，從她識得他後就打定主意要他當她的弟弟，不管她上哪總會帶上他，如今他要遠行，她自然為他擔憂。

夏熾張口欲言，可是前方的號角聲響起，他嚥下來不及說出口的話，翻身上馬，看了她一眼便策馬跟上隊伍。

他想，待他回京後再告訴她，他說的喜歡與她以為的喜歡不一樣，他一點也不想當她的弟弟。

隨著援軍日夜疾行來到黃沙漫漫的邊境，還沒能喘上一口氣，他便上陣殺敵，毫無畏懼，只因他絕不讓公主為他擔憂半分。

沒多久接到公主的來信，一字一句寫的都是宮中發生的趣事，隻字不提自個兒，可他很清楚，公主年紀漸長，她越發清楚朝政和自己的處境，哪怕再喜歡衛大哥，她都不可能成為衛大哥的妻。

衛大哥的外祖家掌了王朝大多兵馬，對皇上而言是一大隱憂，如果讓衛大哥成為駙馬，等同從此斷送前程，只因駙馬不得領軍職，所以公主若是為他著想，今世注定不能成為他的妻。

於是她再也不追逐衛大哥，假裝已經心死，可是就算她這麼做，又瞞得過誰？只要衛大哥在她面前，她的眼就追逐著他，誰都看得出她根本放不下。

一如，他。

看著鏡中盛裝打扮的自己，易珂只覺得悲涼。

曾經，她期盼能成為他的妻，兩人舉案齊眉、白頭偕老，如今夢想成真，卻猶如惡夢。

她已經死了心，可父皇還是強牽起他倆的緣分，只因他需要一把刀，一把替四哥斬除荊棘的刀。

王朝歷代皇位向來傳嫡不傳長，父皇非嫡非長，皇位是暗中奪來的，如今他偏寵四哥這個庶子，又不想讓四哥落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惡名，所以需要一把槍使，讓四哥上位得名正言順。

衛崇盡自然是萬中選一的對象，為此，她多麼痛恨自己當初為何喜歡他，如今連累得他明明已經娶妻，卻得讓他的妻子委屈接受她這個平妻。

父皇設陷，逼得她不得不嫁，衛崇盡若是抗旨，父皇剛好能拿下他，拿回他手中的兵權，抹去他在西北的戰功；娶了她，他就得助四哥上位。呵，妥妥的穩賺不賠，難看至極的手段。

她是如此痛恨父皇，痛恨他竟為了一己之私隨意玩弄他人的人生。

可她還能如何？

下嫁衛府當晚獨守空閨她壓根不意外，因為他根本就不愛她，然而半夜他進了她的房，她萬分意外，豈料他只是告訴她，保她清白讓她日後再嫁……

這個男人真的很傷人，可她為什麼如此愛他？

被他傷得體無完膚，她還是一心為他好，只求他一切安好。

四哥造反的那個晚上派人攻進鎮國將軍府，她不假思索地護住他的妻子，只因她知道他有多愛她，他定不能失去她。

當箭幾乎射穿她的背時，她鬆了口氣，終於，她不再為難任何人。

衛崇盡那個傻氣的小妻子卻連哄她都不肯，不願在來世將衛崇盡讓給她，直說來世當她的妹妹任她欺……她欺她做什麼？如果要欺她，又何必護她？

就在她即將闔上眼前，她聽到衛崇盡用未曾有過的溫柔聲嗓，許諾她，來世當他的妹妹，他疼她。

她笑了，如此滿足。

太好了，他不討厭她呢。

從此以後，宮中的爾虞我詐與她再無關係，將來到底是誰登基為帝，她一點都不在乎，只是她心中有所掛念，不知道仍鎮守在西北邊境的夏熾，他好嗎？

三年不見，她想他了。

西北邊境黃沙漫漫，環境嚴苛，他卻能靠著戰功連升數級，從中軍拔擢為昭遠將軍，在衛崇盡率先凱旋回朝後代替他守在邊境。可他的回信卻隻字不提戰場上的險惡，總挑些有趣的新奇的告訴她……如果沒有收到她的回信，如果聽聞她的死訊，他……會如何？

老天啊，別太早讓他知道，她捨不得他為她難過。

夏熾突地從夢中驚醒，他抬起頭看著四周，這兒是邊境樓，他的書房，案上還擺著軍佈圖，昨晚他累極，伏案歇了會，也不知道夢到什麼，只覺得心裡惶惶不安，說不出的驚慌。

五日後，八百里加急的軍報從京城送來——皇上駕崩，三皇子登基，四皇子叛變圍宮，慶平公主為了救衛崇盡之妻而香消玉殞……

馬兒在官道上急馳，一路上夏熾只在驛站換馬時稍作休憩，一換好馬便馬不停蹄地朝京城而去，硬是將日夜行軍十五日的時程趕成了七日。

拿出腰牌進了城門，他直接朝鎮國將軍府而去。

府門前高掛白燈籠，白幡在夜風中蕭索地擺動，夏熾下了馬，殷紅的魅眸死死盯著這一幕，直到門房上前詢問。

「這位爺，夜已深，若要弔唁，請明日再來。」門房低聲道。

夏熾瞧也沒瞧門房一眼，逕自大步朝裡頭走去，門房見狀趕忙追了過去，還讓去稟了主子。

靈堂外的廊道，夏熾被將軍府的護衛攔了下來，他卻一把推了過去，像是要宣洩無處發洩的怒火般將護衛往死裡打。

這頭的動靜引起靈堂裡的人的注意，走到外頭查看，喊了聲，「住手，讓他過來。」護衛聞言趕忙停手，扶著受傷的幾名護衛離開，而夏熾則隔著一段距離看著衛崇盡，內心五味雜陳。

他向來欣賞衛崇盡的颯爽性子，在邊境時更是他手把手教導自己真正的實戰，可是如今他最愛的女人竟為了他的妻子而死……

「進來吧。」衛崇盡淡道。

越靠近靈堂，夏熾反倒走得越慢，他多麼想見她，卻又不想見她……心思反覆，內心煎熬，教他拖著牛步走到靈堂前。

往裡頭看去，停了一只棺，靈堂裡只有四人，跪在棺邊的是易珂最忠心的兩名大丫鬟，至於其他兩個，一個是衛崇盡，一個是——

「她是你的妻子？」夏熾沙啞啟口。

衛崇盡緩步走到妻子面前，硬是擋住他飽含戾氣的目光。「阿熾，這是意外，裡頭錯綜複雜……但我想，你大哥去信給你，該是跟你說清楚了。」

「……嗯，我知道。」夏熾微垂著眼，低聲應著，然而在他抬眼之際，聲如薄刃地質問，「你可有善待公主？」

大哥給他的家書裡將整個政局交代得很清楚，易珂最終成為皇上的棋子，拿來試驗衛崇盡忠心與否的金石，為了保住衛崇盡，易珂明知他厭惡自己還是張揚出嫁，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護他，不讓皇上有機會刁難。

她傻，他一直都清楚，她想怎麼做他無從置喙，可是一個人傻到底，連命都給了，難道還得不到夫君絲毫青睞？

「阿熾……」衛崇盡沉聲喃著。

「那年，你隨外祖進宮，公主對你一見傾心，從未變過，可是你迎娶的正妻竟是

她……」夏熾瞪著從衛崇盡身後走出的女子。「就因為你蒙她所救，所以迎她為妻？那麼公主呢？她為你做了這麼多，你又為她做了什麼？」

他見過她，五年前的元宵夜，衛崇盡牽著她的手滿街跑，就只為了甩開公主的糾纏，後來他聽大哥說起，衛崇盡遭親人追殺時是她出手相救的，那個承謹侯府的小姑娘。

「阿熾，感情無關先來後到，更不是誰付出比較多就能得到更多。」衛崇盡撫著額角，耐著性子跟他解釋。

他說的夏熾自然明白，可是一想到易珂短暫的一生都獻給了他，卻未能在他心底激起一絲漣漪……他為易珂痛，痛徹心扉。

「都是我的錯，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沒能將公主護好。」齊墨幽站在衛崇盡面前，不讓夏熾把錯算在他頭上。

「墨幽，不關妳的事。」衛崇盡一把將她拉到身後。

「可是……公主確實是為了救我而死。」她沉痛說著，口吻滿是不甘，要不是因為她太輕忽，公主也不會香消玉殞。

夏熾看著夫妻倆鶼鰈情深護著彼此的樣子，殷紅的眼不禁望向那口棺。

她獨自一人孤單地躺在棺裡，生不由己，就連死都是為了旁人。

老天太不公平，對她太不公平！給了她尊貴的身份，卻沒有給她順遂的人生，這一生皆是為別人而活，死後卻連一丁點的撫愛都得不到！

「阿熾，我知道你與易珂向來交好，如今她走了你勢必傷心，可是你私自從邊境回京，得趕緊回去，否則要是被人發現，可是會以軍法論罪的。」衛崇盡走到他身旁，手才剛拍上他的肩就被一把撥開。

「我的事，你管得著嗎？」他沉聲問道。

衛崇盡頓了下，饒是遲鈍如他，這瞬間也明白原來他對易珂有情，張口想說什麼，卻什麼都說不出口。

「他管不著，我總管得著吧！」

夏熾高大的身形頓了下，回頭望去，就見他的兄長手持家法走來，二話不說朝他的背上抽去，他咬牙悶哼了聲，壓根沒有閃躲。

「你這混蛋竟敢私自離開邊境……難道你不知道順豐城還有其他部族虎視眈眈？」夏燁怒聲質問，每問一句就抽一下家法。「最新八百里加急的軍報上寫著你的副將代你出征，如今已戰死沙場……邊境亂成一團，險些讓答刺族踏進順豐城，百姓險些流離失所，你還有臉在這兒撒火！」

夏熾錯愕抬眼。「大哥……你說的都是真的？」

夏燁再抽了一記家法，將最新的軍情丟到他臉上。「你給我仔細地瞧，就因為你心志不堅，就因為你私自離開順豐城，結果遇上答刺族偷襲，燕成為了不讓你擅離邊境的事曝光，夥同你的隨從對外說你抱病，緊急領兵出擊，結果卻戰死，折損了近千名士兵，順豐城險些失守……你卻膚淺地困在兒女私情裡，你對得起因你而死的副將和士兵？你對得起順豐城的百姓？」

夏燁越說越光火，一腳踹了過去，夏熾整個人趴跪在地，可是雙眼還是緊盯著軍

情。

算算日子，豈不是在他離開的第二日……夏熾雙手微顫，不敢相信他才剛離開，答刺族竟發動攻勢，要不是燕成以命硬是擋住了，如今的順豐城會是怎生的腥風血雨……

「我一早收到八百里加急的軍情，上頭寫著你抱病就察覺不對勁，讓人守在城門，看看是不是你擅自離開邊境導致這場災厄，如今看來還真是如此！」夏燁硬是再踹了一腳，一點臉面都不給他。「我在信裡寫得那般清楚，就是要你知輕重，可瞧瞧你到底幹了什麼！身為邊境的巡防將軍竟擅離職守……我夏家怎會有你這種子孫，我怎會有你這種弟弟？我乾脆打死你算了！」

一旁的衛崇盡見他真氣得不輕，趕忙拉開他，勸道：「夏燁，既是八百里加急的軍情，你還打他做什麼？趕緊讓他回去就是。」

「讓他回去禍害邊境百姓嗎？」

「夏燁，易珂走了，阿熾必定難受，他回來看易珂一眼不過是情理之中……偏巧遇上答刺突襲，你讓他回去將功贖罪便是。」衛崇盡勸著，看了眼神色恍惚的夏熾，喊道：「夏熾，還不趕緊起身！你犯了錯難道不該彌補嗎？易珂要是見你私自回京，她心裡又是如何難受！」

提起易珂，他渙散的魅眸才緩緩凝出光來，驀地起身朝兄長作揖。「夏熾有錯，還請夏首輔給末將將功贖罪的機會。」

夏燁被他氣笑，拳頭握得死緊。「行，你給我馬上滾回去，一輩子都給我待在邊境，除非侵擾邊境的部族全都除盡，否則你就不要給我回京！」

夏熾抬眼看著甚少動怒的兄長，垂眸領命，臨走前再看了易珂的棺一眼，頂著春寒夜風，他頭也不回地策馬離去，一如縱馬來時，形單影隻。

待夏熾一路快馬趕回順豐城，早已過了八日。

「二爺！」身為隨從的夏煬守在邊境樓外的一條隱密小徑上，一見他回來，喜出望外地喊道。「二爺，往這兒走，瞿羽和莊寧在前頭佈了眼線，得避開他們才行。」雖對外說二爺染了急病恐會傳染，但瞿羽和莊寧這兩位看二爺不順眼的副將壓根不買帳，刻意派人在進邊境樓的幾條路上守著，幸好二爺知道挑這條鮮為人知的小徑回來。

「情況如何？」他邊問邊跟著夏煬走進邊境樓，居高臨下看著樓外的戰況，這一看教他心頭一緊，不等夏煬答覆立刻回房整裝。

答刺族已經兵臨城下，顧不得疲憊和背上的傷，夏熾立即披掛上陣，像是不要命般地直入敵陣。

也許是因為夏熾的出現激起士兵的士氣，讓大涼軍氣勢如虹，竟然一鼓作氣將答刺族逼退近百里。

領兵回邊境樓後，夏熾幾乎累癱在地無法動彈。

「二爺，你背上怎會有傷？」夏煬替他洗漱和檢查傷勢時，瞥見了他背上竟有數

條傷痕，口子都是裂開的，衣料沾黏在傷口上，他這一扯，血流如注。

夏熾側靠著牆面而坐，垂著長睫，沒回答他的問題，反倒問了其他事。「可有連繫張平城的總兵？」

「有，可是至今沒有回應，軍情也報回京了，難道京城不派援軍嗎？」夏煬詫道。他以為二爺回京一趟多少會聽聞一些消息，可如今問的是張平城會不會支援，豈不等於京城不派援軍？

「皇上駕崩，京城還亂著，不可能派援。」他嗓音沙啞地道。「你隨莊寧、翟羽兩位副將點兵，看折損多少，等我醒了……再跟我說……」

話落，他已經一歪，眼看要倒在地上，夏煬趕忙拉住他，無奈道：「二爺，你就算要睡也要到床上睡，在地上睡著會凍病的。」

然而夏熾早已昏睡得沒有半點知覺，夏煬打量著他，瞧他滿下巴的青鬚，連長髮都打結了，不禁嘆口氣，只能死命地將他給拖上床。

然而夏熾這一睡，竟足足睡了兩個日夜。幸好本就對外說他抱病，如今躺個足足兩日夜，反倒令將士們更加佩服，畢竟他都抱病上陣了，暫無敵襲就讓他多休息些。

等到夏熾清醒，就見夏煬在旁，一副猶豫著要不要叫醒他、見到他醒來後鬆了一大口氣的模樣。

「二爺總算醒了。」真不是他要說，二爺睡得跟死屍一樣，他不知道探了幾次鼻息，非常擔心二爺在睡夢中就去了。

夏熾面無表情看了他一眼，疲憊起身「什麼時候了？」一啟口，喉頭乾得像是被火燒過般，嗓音低啞極了。

夏煬趕忙倒了杯茶過來。「已經是卯正，二爺足足睡了兩日夜，再不醒恐怕兩位副將就要帶軍醫闖進來了。」到時候要是被發現二爺裝病，真不知道要怎麼善後，畢竟那兩位副將也不是什麼善茬。

當初衛崇盡尚在邊關時，帶著二爺幾次奇襲致勝，讓二爺累積軍功，搏了個少年將軍頭銜，自然惹得一千人眼紅，恨不得二爺能出個破事，好讓他們有機會寫個軍情回京告狀。

夏熾一口飲盡了茶水問道：「折損了多少兵馬？」

「點過兵了，折損一百二十一人，重傷七十八人，輕傷約三百一十六人，戰馬則損了八十五匹，算了算損失不大，畢竟也已經將答刺打出百里遠，想來短時間之內不會再傻得偷襲。」夏煬記性極好，幾乎是毫不停歇地回答。

夏熾輕點著頭，像是想到什麼，問道：「燕成的屍首呢？」

問到了燕成，夏煬面有難色地道：「戰場無情，那當頭咱們節節敗退，所以……」他想，燕成戰死這事二爺八成是回京時知曉的。

也虧燕成臨行前替二爺思慮那般周詳，說是二爺的病會傳染，否則那兩位副將早就闖進房裡一探究竟了，可燕成這樣忠心耿耿無二心的人卻戰死沙場，二爺內心的愧疚肯定要烙上一輩子。

夏熾攏起了濃眉，半晌不吭聲。

夏燭從小就跟在他身旁，知道他心底肯定過意不去，又道：「二爺，燕成有個女兒，前兩日我稍得閒讓人去探視，才知道燕成戰死的消息一傳出，他家裡的下人竟然將細軟銀兩洗劫一空，丟下了只剩一口氣的燕小姑娘。」

夏燭驀地抬眼，清冷的眸燃著怒火，問道：「小姑娘為何只剩一口氣？」燕成的妻子去世後，燕成乾脆把女兒帶到邊境，在順豐城買了一幢三進的屋子，以及一些下人照料女兒，戰事平和時他就會回城裡住，自己也曾經去過一回，自然是見過他女兒的，那時小姑娘雖然氣色不佳，但至少還好好的。

「聽說本來身子骨就不好，一得知父親去了，跟著病了，下人們將燕家洗劫一空，只剩下一個小丫頭忠心照料著，可無糧又無銀錢，更別提找大夫醫治了，慶幸的是小姑娘挺過來了，我著人找了大夫醫治，小姑娘已經醒了。」

夏燭雖然微鬆口氣，可怒氣還燒著。「著人將燕成府裡的下人找回，一個個都不准遺漏。」

「二爺放心，我已經著人去找了。」像那種背主的不忠不義之徒，豈能簡單放過？

「只是，我在想燕小姑娘不知道該如何處置才好。」

聽至此，夏燭神色凝重不語。

「我記得燕成說過，他父母早逝又無手足，所以才會年少從軍，而他的妻子似乎是京城的官宦千金……二爺要不要將燕小姑娘送回京？」在他看來，燕小姑娘還是要送回親人身邊照料較妥，畢竟她才剛喪父，邊境樓這裡全都是大老粗，哪裡知道怎麼照顧小姑娘，要是再找些下人照料，天曉得是不是會舊事重演。

「你可知道當初燕成為何要將她帶到邊境？」夏燭突問。

「不是說因為他妻子剛去世，他又適逢調往邊境，所以乾脆將她帶來？」

「如果在京城能託付，他又怎會將女兒帶到邊境吃沙？」夏燭語氣極淡地道。

夏燭不禁輕呀了聲。「原來是這樣……這下子該怎麼辦才好？」他這下子真的愁了，不知道該怎麼處置小姑娘。

夏燭僵硬地起身，動了動還痛著的背部，想起大哥的盛怒，想起燕成的戰死，覺得自己挨的這些罰實在是太輕。

「一會先將邊境樓的事都處理好，咱們進城一趟。」夏燭道。

不管怎樣，燕成是因他而死，燕成的遺孤，他有義務照料。

順豐城，城南胡同的一幢三進屋子裡，一個小姑娘張開眼，掃了掃四周，咂著嘴，病得蒼白又浮腫的臉上浮現不屬於她這年紀的神情。

「姑娘，妳醒了。」

稚嫩的嗓音傳來，躺在床上的小姑娘側眼望去，無奈地嘆了口氣。

還是她，還是昨兒個瞧見的陌生小丫頭……一雙清秀的眸，緊抿的唇，看起來就是個老實木頭，似乎是她的丫鬟。

她這是怎麼了？不都已經死透了，為何一張開眼卻變成個小姑娘？更糟的是，她虛弱得連起身都辦不到，原想也許雙眼一閉，待她再張眼時便會身在黃泉，誰知

道還在這裡。

更糟的是，她覺得自己好像又要再死一次了，渾身無力說不出的難受，總覺得病得很重。老天是覺得她前世種下惡因，所以懲罰她困在這副軀體裡？

也是，宮中出來的，哪個手上沒沾血？她又不是善類，得了天罰似乎合情合理，可既是要罰，不該是讓她下地獄？還是……活得身不由己才是最狠的懲罰？

疲憊間，她思緒轉了一圈，連糾結的力氣都沒，氣音般地問：「丫頭，這兒是哪裡？」好歹先弄清楚所在何處，等她養足精神再糾結其他。

「丫頭？叫我嗎？」

小姑娘虛弱地望去。「不然呢？」

在場不就她倆？瞧，她的眼光依舊毒辣，一眼就能看穿人性本質，小丫頭就是塊木頭。

「喔，這裡是一一」

話未盡，便聽到外頭傳來交談聲和腳步聲。

「她昨日清醒時氣色就好上許多，只是大夫說她病得太久，怕是會落下病根，得要好生調養一段時日才成。」

小姑娘乏力地閉上眼，聽著這陌生的女子聲音，不一會房門被推開，陽光跟著滑進屋內，襯出一抹高大的身形。

她不由微瞇起眼，看著那人大步來到面前，哪怕微逆著光，哪怕看不清他的全貌，她已經脫口道：「小豔兒？」

第二章 發現心思

夏熾俯身，垂眼瞅著她，淡聲問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她說起話來氣若游絲，開了口他也聽不清楚，氣色也遠比他想像中的還差，不禁盤算著到底該怎麼安置她。

易珂雙眼眨也不眨地瞅著他，淚水在眸底氾濫。

阿熾呢……想不到老天竟待她這麼好，還能讓她再見他一面。

他看起來較脫稚氣，身形更精壯了，可是……神色為何如此冷肅？他向來笑臉迎人，每每見到他的笑靨，總能一掃她心底的陰霾。

見她一雙小鹿般的眸直睇著自己，那般無助惹人憐惜，夏熾生出了深深的內疚，拉了把椅子坐在床邊。

夏煬說，從小丫頭那兒得知，那幾個下人離開之前，已經告知她燕成戰死之事，正因為如此，原本風寒的病情一口氣加重。

如果在順豐城買幾個下人照料她，就怕舊事重演，至於京城……他是壓根不考慮的，如今看來恐怕只剩一條路可走。

「丫頭。」他嗓音低醇，沉吟了會，斟酌著字句道：「我是妳爹的上司亦是好友，我曾到妳家中作客，不知道妳還記不記得我？如今……妳爹已經不在了，往後，妳就跟我一道生活吧。」

易珂瞬間瞪大雙眼。

丫頭？她從沒聽過有人這麼喚自己，更何況那個人還是他。

丫頭……她渾身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。

夏熾見她瞬間張大眼，小臉上滿是無法遮掩的震驚，心想她可能是無法接受父親已經離她而去，不由低聲道歉，「全都是我的錯，如果不是我，妳爹……也許就不會遇上死劫了。」

燕成的死，將會成為他永不抹滅的痛和悔，他會傾盡一生彌補她。

易珂瞅著他，聽得一愣一愣的。

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她的腦袋有些昏沉，感覺意識逐漸渙散，儘管她努力想弄懂夏熾說的話，眼前那張比印象中還要成熟又冷峻的臉卻似乎離她越來越遠，哪怕她拚命地想張大眼，可眼皮子沉重，她都用盡全力了還是張不開眼。

夏熾瞧她狀似要昏厥，不由看向照料她的婦人。

「大夫說姑娘患有心疾，又染了風寒多日，底子極虛，得好生靜養，所以藥裡多添了些安神藥。」

「心疾？」

夏熾問出口時不禁回頭看向夏煬，夏煬也是一臉錯愕地搖了搖頭，畢竟他也只是吩咐人打理這些事，知道小姑娘病弱，卻不知小姑娘有心疾。

「是，大人，大夫說了，姑娘的心疾是天生的，底子本就不好，這次染了風寒尚能安好，實是祖上積德了。」

婦人話說得再委婉，夏熾還是聽出了小姑娘的身子遠比他想像的還糟，以往曾聽燕成說她的身子骨不佳，沒想到竟這麼差，心疾加上風寒，幾乎要了她的命。

而造成她險些丟命的始作俑者，不正是他？

夏熾雙手緊握成拳，直睇著她虛弱得連眼都張不開的臉，沉痛地閉了閉眼，半晌抬手輕撫著她的額，安撫道：「丫頭，別擔心，一切都還有我在，從今以後我就是妳的義兄，任誰都不能欺妳。」

義兄？易珂皺著眉頭，真是連張眼的力氣都使不出來了。

她從小看顧到大的弟弟，如今變成她的哥哥？

天，她要暈了，真要暈了……

等到易珂再清醒後，她發現換了地方，只是身邊的小丫頭並沒有換。

看來，她真的得賴在這小小軀體了，喜的是，她遇見故人了，至少教她心底踏實些。

「姑娘，妳醒了剛好，一會便能喝藥了。」小丫鬟正在床邊忙著針線活，見她醒來立刻喜笑顏開地道。

易珂淡淡地看了小丫鬟一眼，長得頗清秀，要是能再機伶點就更好了。

「……茶。」她勉強發出一個單音，實在是她的喉頭乾得像是要裂開般的痛。

紫鵑聞言，趕忙去倒了杯茶，拿起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餵。

茶水是涼的，剛喝下時她冷得都打哆嗦，不過倒是能教喉頭舒服點。

「這裡是哪裡？」喝了小半杯，她才又問著。

「大人說這兒是邊境樓。」

易珂微擰著眉頭，心想邊境樓是邊境重地，怎能隨意讓人入住，可一提到邊境樓，她便猜到這兒定是順豐城了，回想夏熾的眉目，不若當年他前往邊境時的青澀，身子看似也抽長了不少，雖然稚氣未脫盡，但已經是個頂天立地的男人模樣，教她欣慰極了。

該不會是她死時，心裡唯一的遺憾被老天聽見了，所以老天才特地將她的魂魄送到這兒，讓她能再見他一面？

可是一面都見完了，怎麼還讓她賴活著？

既要賴活，怎麼不給她個健壯點的身子？這都多久了，她還是無力得很，別提說話了，光是張眼都覺得累。

「姑娘，大人說為了方便照顧姑娘，認了姑娘當義妹，讓姑娘住進這兒，要姑娘儘管放寬心靜養，身子很快就會好了。」紫鵑見她眉頭微蹙，以為她是擔心自個兒孤苦無依，忙將夏熾交代的說詞告知。

易珂眉頭微揚，心想，這小丫頭雖然不夠機伶，但質樸良善，是個能培養的好苗子。

「丫頭，我病糊塗了，妳來跟我說說……近來發生什麼事了。」頓了下，她又道：「還有……我是誰？」

既然走不了，只好先摸清眼前的狀況和這小姑娘的身分了。

雖然易珂迫不及待地想要釐清，可惜的是她這小身子實在是太破敗，以致於當她把所有的事都摸清楚時，早已經入了冬。

而她也終於再一次見到夏熾。

她住的房其實是從夏熾的房用簾子隔開的一小處，聽說他只要在邊境樓，便會日日探她，可惜她通常在昏睡，所以等同沒見到面，等到她病況穩定，他偏又出征了，還是沒見到面。

她倚著床柱坐著，硌得骨頭發痛，卻不敢也不會開口要個引枕靠枕什麼的，畢竟她很清楚這裡是邊境樓，不會有這等細緻物品。

而他……大半年不見，似乎消瘦不少，五官越發立體奪目、俊魅攝人，然而眉眼間的冷鬱似乎更濃了些。

不是打勝仗？聽紫鵑說，出師大捷，幾乎將答刺和邊境幾個部族連根拔起，捷報傳回京中他肯定要升官，為什麼半點喜悅皆無？

「身子還好嗎？」他低聲問著。

看著眼前冰冷的他，易珂突然覺得有些陌生，她想也許是因為他不帶笑意，記憶中的夏熾是個愛笑之人，不管她做了什麼說了什麼，他總是噙笑以對。

可眼前的他卻像是被什麼困住，那張臉平淡得沒有多餘的表情，淡漠又拒人於千里之外，難道……這才是他原本的樣子，抑或是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丫頭？」瞧她傻愣地盯著自己，夏熾的濃眉微蹙，喚了聲。

不是都說了她已經能自個兒起身，甚至到房外走動幾步了？可瞧她臉色沒有半點血色，神情抑鬱得緊，像是愁著什麼抑或是身子不舒爽。

聽到丫頭兩字，易珂眼角不禁抽了下。

當年父皇也不曾這樣喚過她，他竟這般喚她……要是她現在告訴他，她就是易珂，不知道他會作何反應。

她深信，只要她說了，他定會相信，只是……她又想讓他自個兒發現再告知，效果更好。

「丫頭，可聽見我說話了？」夏熾直睇著她，總覺得她有些心不在焉。

易珂涼涼瞥去。「我聽著。」當他喚她丫頭時，她就不想應聲。

夏熾微挑眉頭，直覺這小姑娘脾氣不小，想想也是，她沒了父親，又養了大半年身子才有所起色，任誰都擺不出好臉色。

「戰事大捷，屆時若我調回京，就捎上妳，送妳回妳外祖家。」

易珂聞言，神色微變。姑且不論這小姑娘的外祖是誰，家裡頭有哪些人，要緊的是她年紀這麼小，又是個養病的破身子，送到外祖家豈可能被善待？

大夫都說了，她這種身子能多活一日都是撿到，他怎能狠心將她送進肯定不待見她的外祖家？於是——

「……你要丟下我了？」她可憐兮兮地道。她這麼做是有點卑鄙，但是好不容易遇見他，都還沒跟他相認呢，怎能把她送到什麼外祖家去。

夏熾微抿著唇，半晌才道：「並非如此，我會去探妳，更會要他們好生待妳。」

「我一個沒爹沒娘的孩子，誰會真的善待？」她口氣透著悲涼，「如果外祖家能倚靠，當年我爹就不會帶我到順豐城了。」

聽紫鵑說，當年燕成之妻去世後，燕成將她帶到順豐城，說是不捨將獨女留在京城，可是只要有點腦袋的人都猜得出燕成這說詞背後的真相，講白點，不就是擔心託到岳家不被善待，或是岳家根本無意照顧她，他只好帶在身邊。

燕成不過是個副將，而且是個臨危受命在邊境臨封的副將，實質上無正式官職更無兵權在手，要是能大捷回京，定然是授封和賞識，要是戰死沙場，那可是什麼都沒有，既如此，岳家又怎可能願意替他看顧孩子？

夏熾聽完，心像是被刺了下，從未抹去的愧疚讓他神色更沉。

他不吭聲，易珂也不吭聲，就等著瞧他怎麼回應。

她所識得的夏熾溫暖又善良，絕不可能將她推進火坑。

「我已認妳為義妹，他們絕不敢虧待妳。」

易珂難以置信地瞪著他，真心懷疑眼前的他不是她識得的那個夏熾，要不他怎會狠心地要她走？

「夏大人未免太自抬身價，以為是你所囑託，他們就會真心待我？」她微微動氣地道。

是，依他夏家在京中朝堂的地位，百官都得給薄面，而且他還有個首輔大哥，加上他立了戰功回京，肯定會封官賞賜，不管燕翎的外祖家是誰，肯定都會巴著他不放。

問題是，她不想去，她為什麼非得紓尊降貴地去看別人臉色？

老天讓她死後重生遇見他，就是為了要讓她知道原來夏熾是一個無情無義之徒？還不如讓她死了算了，一輩子都別讓她知道真相！

夏熾微愕地看向她，覺得那雙秀媚的杏眼像是要噴出火似的，神情有股說不出的熟悉。

似嗔似怨，那般生動鮮明的神情，他只在一人身上瞧見過。

一想起，他的神色又黯了幾分。

「我會讓他們不敢虧待妳。」話落，他隨即起身。

易珂難以置信地瞪大眼，眼睜睜看著他離去，不敢相信他是這樣鐵打的心腸，硬是要將她送走。

「姑娘，大人這麼做也沒錯，畢竟大人讓姑娘住進邊境樓已經是破例，再者他要是回京，總不可能把姑娘帶進家中吧。」一直在旁沒吭聲的紫鵑低聲安慰著。「聽說大人有個當首輔的兄長，想必姑娘的外祖家也不敢虧待姑娘才是。」

易珂沒好氣地瞪去，又無力地閉上眼。

不成，她得要找個機會跟他談談才是，等不及待他自個兒發現了，她要馬上告訴他，她，就是易珂！

就在易珂正籌劃著如何把身分告訴他時，機會就自動送上門了。

因為大捷，邊境樓設了宴，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地在飲作樂，當然這裡頭也包括了夏熾。

她就等著宴席結束回房，再與他好好談談。

誰知道她從月升等到月落，等到她已經瞌睡連連，不斷地點著頭，直到聽見隔壁傳來開門聲才趕忙抬頭，滿臉嫌惡地抹去不小心滑落的口水。

她怎會有如此失儀的樣子？她無法不嫌棄自己。

正暗忖著，聽見隔壁的聲響不小，她從簾子縫隙望去，就見夏煬正攬著夏熾入內，暗叫不妙。

他不會是喝醉了吧……這種狀態，她是要怎麼跟他說？就算說了，他明日醒來怕也記不得了。

「大人，小心一點。」夏煬緊緊攬著他，就怕他腳步踉蹌摔著了。

「我沒醉。」夏熾啞聲喃著，推開了夏煬，跌跌撞撞地往床上一坐。

夏煬沒轍地嘆了口氣，給他脫了鞋，正要按著他躺下時，他卻將他推開。

「你去盯著那幾個，別讓他們鬧事。」夏熾隨即往床一倒，醉得像是連眼都張不開。

「可是，你……」

夏熾朝他擺了擺手，夏煬瞧他醉得厲害，應該會乖乖歇下，應了聲便離開。

易珂瞧著夏煬已經離開，回頭看了眼紫鵑，趴在床尾睡得跟死屍沒兩樣，她便躡手躡腳地走到相隔的簾前。

她掀開簾子往床的方向望去，就見他雙眼緊閉側躺在床，不禁無奈地垂下小臉，只能說連老天都不幫她。

真是的，大捷是喜事不錯，但有必要喝得大醉？

醉成這樣，就算把他喚醒，她說了也是白說。

咂著嘴，正打算轉身回她的床，補她的眠時，突地聽見疑似低泣的聲音，她不禁看向紫鵝，瞧她還睡得很沉，那這聲音是……

正疑惑著，壓抑的低泣聲又傳來，她看向簾外，忖了下，掀簾踏進隔壁，雙眼直盯著床上理該醉倒的夏熾，卻瞥見豆大的淚水從眼頭滑落。

易珂愣在當場，像是見到多不可思議的畫面。

她甚少瞧見男人的眼淚，尤其她記憶中的夏熾總是揚著溫煦的笑，此刻的他卻緊皺著眉頭，像是壓抑著多巨大的痛苦。

到底怎麼了？難道是朝中發生什麼事？

光是因為這小身子的病痛就耗盡她所有氣力，她壓根沒去想生前的事，可是能教他這般落淚，肯定是大事。她不禁攢眉回想——

四哥煽動了五哥和六哥造反，自己打進宮中還派了一組人馬去鎮國將軍府想擄走衛崇盡之妻，她為了救衛崇盡之妻受了重傷，沒多久，鎮守在宮中的衛崇盡趕回來見她最後一面，這就意味著四哥的野心並未成功。

衛崇盡看起來毫髮無傷，代表著宮變平定得極快，身為首輔的夏燁該是無礙，既如此，他哭什麼？

況且都已經入冬了，距離宮變一事也已經過了大半年，現在才掉淚是不是太遲了點？

還是，邊境樓裡發生了什麼大事？

不對，要真有什麼大事，依他的性子也不可能掉淚，再者，都飲酒作樂了大半夜，還能有什麼事？

易珂思來想去還是理不出頭緒，只能躡手躡腳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到床前，看著還是不住落淚的他，胸口隱隱作痛，教她不禁脫口道：「哭什麼呢？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……公主。」他沙啞的江瑤艱澀地逸出斷續的字句。

易珂站得近，卻也沒能聽得清楚，不由再貼近一些。「小豔兒，你說什麼？」

就在她問出口的瞬間，夏熾驀地張開眼，噙著水光的黑眸眨也不眨地定在她的臉上，恍惚過後俊臉閃過一絲狼狽。

「妳為什麼在這裡？」他撐著身軀坐起。

「我……」被他這麼一問，她頓了下才道：「像是聽到什麼聲音，所以過來瞧瞧。」

夏熾抹了抹臉，狼狽地別開目光，道：「沒事，夜深了，回去歇著吧。」

「……喔。」看來，這會兒是別想跟他說什麼了，算了，明日再說也行。「我回房了。」

話落正要轉身，就見他驀地倒下，嚇得她趕忙跑上前去，本意是想扶住他，可她忘了這副小身子有多瘦弱有多沒用，別說扶了，能不被他壓扁就該偷笑了。

「你……你沒事吧？」半邊身子被他壓在床上的易珂，努力從他身下挪開了些，這可是因為他是夏熾，換作別人，早被她的鞭子抽死了。

可壓在她身上的夏熾卻是雙眼緊閉，像是已經醉厥似的。

剛剛不是還在與她說話？敢情分明沒醒，只是有人進他的房下意識醒了下，見無礙後隨即又睡昏過去？這到底有多醉？

但他到底有多醉對現在的她壓根不重要，她只想從他身下挪開，偏偏他重得像頭牛，不管她怎麼推也推不動半分。

完了，如果就這樣被壓到天亮，她會不會一下子喘不了氣就走了？

易珂正愁著，突地又聽他夢囈了起來。

「公主……」

這次她可聽得一清二楚，嘴角一勾，心裡甚是安慰。挺好的，她都走了這麼久，他還惦記著她，也不枉她這般疼他了。

「妳……知不知道……我很喜歡妳……」

「我也很喜歡你，小豔兒。」她回應著，直盯著濃眉緊攢、就算入睡也滿臉痛苦的他，不禁伸手輕撫著他的眉頭。

那麼多人接近她，無非是為了她頭銜的尊榮和背後的權勢，可是夏熾不一樣，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人群外，只有她喚他時才會靠近自己，所以她才會那麼喜歡他。

「公主……」低啞的呼喚伴隨著低泣聲。

然而，當他一聲聲喊著自己，嗓音哀悽難遏，豆大的淚水不斷滑落，易珂不禁微愕地注視著他，細細的柳眉慢慢蹙緊。

難道，他說的喜歡，是男女之情？

她從不知道夏熾是這樣喜歡自己，可他明知她深愛著衛崇盡，她為了衛崇盡可以毫無保留，不只保全他還護住他所愛之人，夏熾卻喜歡這樣的自己？他到底有多傻？

這不是與她一樣嗎？她看著不回頭的衛崇盡，他則守著不曾回頭的她。

求不得的苦她比誰都清楚，怎麼捨得讓他嘗到一樣的苦？他一直是她最重視的弟弟。

「別走……別走……」

看他好似深陷泥淖，無法自拔，她心底一陣酸楚。

在她死後，他心裡又有多少苦？

「傻瓜。」撫去他不斷掉落的淚水，她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。

當夏熾張眼時，落入眼簾的是張蒼白的小臉蛋，他隨即用雙臂撐起身子，不解地看著睡在他床上，甚至被他壓在身下的燕翎。

發生什麼事了？他攢起眉回想，卻是半點印象皆無。

隱約只記得夏煥扶著他回房，他一沾床似乎就睡著了，既是如此，又如何將她給壓在身下？

垂眼瞅著身形比同齡孩子還小的她，氣色是好了些，可是因為心疾所致，看起來還是水腫得緊，他不禁想起大夫說的，她的心疾恐會跟她一輩子，要是憂思悒鬱、惶恐度日，恐怕會教病情加重。

將她交給外祖陳家這個決定，對她而言到底好不好，他一點底都沒有，可是他隻身在外，總是不便將她帶在身邊。還是送回京，讓大哥對陳家施加點壓力，相信陳家絕不可能虧待她。

夏熾打定主意，輕手輕腳坐起身，正打算拉過被子給她蓋上，卻瞥見一顆豆大的淚水從她的眼角滑落，他怔在當場。

為什麼連入睡都落淚？

他垂斂長睫注視良久，無聲下地，就著架子上的水洗漱時，床上的小人兒翻了個身，隨即皺緊細眉，發出細微的哀吟聲。

「疼……好疼……」易珂痛得不住低吟著。她睏得要命，可身子才動了下卻痛得她快掉淚，而且她壓根搞不清楚身上為何如此痛，像是渾身要碎了一樣……老天不會這麼快就來收她了吧？

「丫頭，哪兒不舒服？」夏熾往床畔一坐，難掩擔憂地問。

易珂疑惑張眼，一見是他，呆愣了下才想起昨晚她想走卻被他給壓住……她這古怪的痛，不會就是被他給壓傷的吧。

「丫頭？」低喚了聲，看她似乎還未回神，正打算找軍醫過來一趟時，手腕卻被輕輕一搭——

「沒事，大概是昨晚被你給壓疼的。」她委屈地道。

他看起來身子板不怎麼厚實，想不到壓著人也能教人痛得難受。

「壓疼的？」

「嗯，沒想到你竟然這麼重……」她小聲抱怨著，像是想到什麼，一抬眼對上夏熾若有所思的眼神，忙道：「這只是意外，你可千萬別說對我的清白負責！我年紀小，所以不必管什麼男女大防的！」

天，他這木頭要是守禮到要對她負責，那事態就更加麻煩了。

她想好了，把原本想對他表明身分的話全都吞進肚子裡，只因跟他說了，不過是讓他更難受罷了。

初知她是易珂，他定會歡喜，可然後呢？連大夫都不敢斷定她還有幾年能活，她要是一個不小心沒挺過去，他豈不是又要再心痛一回？

況且，她也不可能因為他喜歡她，就對他有所回應。

她不屑向衛崇盡乞憐，想來高傲如他，亦是不願意求得一份不真實的情感。

所以，一切到此為止，什麼都別說，對彼此才是最好的。

就當是老天多給她一點時間陪伴他度過悲傷吧。

夏熾看她瞬間黯淡的神色，不懂她的情緒變化為何如此之大。

「妳不小了，已經十歲了。」

「我？」易珂難以置信地問，見他輕點著頭，她臉色木然，只能說這位燕小姑娘實在是長得太慢了！

雖然她至今沒照過鏡子，大略也知道自己的身形，猜測約莫就是六歲，大不了七歲，結果……到底是怎麼養人的，怎能將個小姑娘養得這般貧弱？

夏熾瞧她面無表情，便道：「紫鵑說，妳似乎忘了一些事。」

易珂漆黑的眸直睇著他，輕點了下頭。

「還記得父親？」

「……不多。」她硬著頭皮撒謊。

不能怪她，燕成實在不算是個能叫出名號的人物，能奢求她對他有多少了解？她所知道的，都是從紫鵝那裡聽來的，很有限，但也差不多就那樣了。

夏熾垂斂長睫，如此想來，似乎可以理解她的性情為何有所不同。

她大概也不記得他曾見過她一面，那時的她表現得很怯懦害羞，哪裡敢像現在這般直視他的眼。

他記憶裡敢直視他的姑娘並不多，其中一個就是公主，她總是笑得恬柔地注視著他……一想起易珂，心底抽痛了下，他閉了閉眼，不讓記憶持續折磨自己。

「妳怎會跑到我的床上？」

「……嘅？」這話題會不會跳太遠了些？原以為他是要問她一些身邊雜事，哪知他竟問起昨晚的事。

無奈嘆了口氣，她道：「昨晚聽到你這頭有些古怪的聲響，我才過來查看，然後……」她頓了下，決定將發現他落淚那段省略，道：「你好像身子不適，我問你話時，你坐了起來，要我趕緊回去歇著，可我正要走，你卻突然晃了下，我怕你跌下床想扶你，誰知道就被你壓住了，你那夢沉，我根本推不動。」

話到最後又忍不住埋怨起來，畢竟她現在半邊身子還麻痛著。

夏熾攢眉忖了下，卻對她說的事半點印象皆無，反倒是……好像夢見公主，隱約聽見她戲謔地喊他的暱稱。

深吸口氣，將易珂引發的痛楚狠狠往心間壓，抬眼瞧著小姑娘揉著胳膊，神色有些複雜。

易珂逕自揉著胳膊，一抬眼對上他的眼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從小看他長大所致，橫豎只這一眼，她就看穿他的意圖，忙道：「不用負責！」

千萬不要！